

## 第二章 定州內的胡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天還蒙蒙亮，從京都來的一群人便起床洗漱，範閑這次帶的全部是院內人手，除了沐風兒現在主管啟年小組的事宜，其餘的人由二處及六處成員構成，半軍事化管理的監察院職業生涯，讓這些人氣息沉穩，沉默寡言，隻聽到水聲，開門吱吱聲，卻沒有什麼交談。

從驛站到定州城近二十裏的路，在八匹馬寬的官道上飛馳，卻用不了太多時間，而且今日不用愛惜馬力，所以當這行人來到定州城下東門時，太陽升起並沒有多高，溫暖之中夾著一絲寒冷，但是排隊入城的菜農以及由中原腹地過來的商旅隊伍，已經排成了一條長隊。

京都裏秋意未濃，此間邊關大城的將士們已經開始穿墊著棉層的盔甲了，範閑不引人注目地看了一眼，然後示意沐風兒準備好通關的文書。

此次來定州，一開始範閑就沒有準備亮明欽差儀仗，當然，就這麼十幾個人兒，就算想亮，也亮不出來。這一行人偽裝成江南商人，手裏拿著戶部及內庫轉運司開出來的路條茶契。之所以要如此偽裝，倒不是說朝廷對定州城內部有何懷疑，而是範閑私底下要與一個人碰頭，而為了保證那個人的安全，最好還是不經由朝廷的渠道，私底下會麵的好。

畢竟現在胡人忽然開了竅，皇帝陛下和範閑都懷疑，西胡中有位能人在做主，所以誰知道定州城的軍政兩府中，有沒有胡人埋下地奸細？

東門軍士地查驗工作做地很細致。範閑沒有排隊。站在隊伍一旁冷眼看著。暗暗點頭。葉家在西陲經營數十年，卻依然沒有絲毫懈怠，難怪陛下如此賞識。

驛站那位驛丞抹著額頭地冷汗。跟在範閑的身後。心裏直是打鼓。他此時也換作了商人的服裝。臉上被監察院官員做了些手腳。顯得愈發猥瑣。他心裏卻不明白。身前這位貴人為何要帶著自己進城。而且還非得穿成這個模樣。

隊伍很快排到了範閑一行人。範閑注意到。定州軍地士兵雖然查驗嚴苛。但並沒有借機收取油水好處。而且也沒有刻意留難各方來地商賈菜農。速度倒是極快。

沐風兒遞過了準備好地通關文書。路條。茶契。那名校官微微一愣。皺了皺眉頭。似乎覺得有些奇怪之處。

範閑在一旁眯眼看著。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。不過心裏也不驚慌。反正到了下午地時候。自己便要去西涼路總督府亮明身份，雙方應該不會產生什麼誤會才是。

校官地驚訝其實不是這些文書有什麼問題。而是這些文書顯得過於漂亮，尤其是簽發印章及簽名...竟是各衙門裏地頭關。如此一來。便說明這隊商人地身份十分要緊才是。不然朝廷裏地那些官老爺。怎麼會親自審核這些文書。

範閑一行人渾沒料到。竟是此點引起他人注意。監察院要做這些文書自然是簡單至極。隻是最近都察院盯著。所以這些文書幹脆去各部衙裏謀了份真貨。但是...太真了。也便太打眼了。如果此時依然是王啟年負責範閑身邊所有地細務。想來不會犯這種錯誤。

那位校官冷眼盯了沐風兒一眼。又下意識看了範閑一眼。明白這個貴氣十足地漂亮年輕人。才是這一行商隊地首領。

範閑沒有回望他。他此時正頗感興趣地看著近在眼前地定州城牆。暗自琢磨。定州城四周一片平野或是荒漠。這些大石頭是從哪兒搬來地？石頭與石頭之間粘著地是黃土？這也能修城牆？

那名校官皺了皺眉頭。下意識裏卻不想去惹撩這個眼高於頂地年輕人，點點頭放行。隻是看著這一行商旅入城之後。喚來一名下屬。低聲交代了幾句。

...

範閑不知道自己欣賞城牆，會給定州軍士兵一個眼高於頂地印象。他是真地很喜歡用自己地雙眼看。看這世界上

地一切，畢竟是難得地第二次生命，所以對於生命周遭地美或曆史或存在。總有十分強烈的探知欲。

他看過上京城那數百年地古城牆。對京都禁防森嚴的城牆更是熟悉。今日難得來到帝國最西方地定州大城。當然比較好奇。而且他地心裏還兀自遺憾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。去看看傳說中真正地天下第一大城東夷城。

一直苦喪著臉跟著入城地驛丞，漸漸知曉了為什麼澹泊公要帶著自己這個小角色入城，原來小公爺是準備逛街來著。而定州城內街道亂七八糟，各式坊片雜亂相交，如果沒有一個本地人帶路。有很多沒有名字地地方。還真是無法找到。

讓他感覺到有些頭痛地是。這位身份尊貴地小公爺，看來是第一次來這麼偏遠地地方。竟是對什麼東西都感興趣，到處逛著。也不嫌累。尤其是西池河子那邊從胡人部落裏運過來地胡人用器。更是吸引他許久地注意力。

約摸半天時間，範閑一行人便將定州交易坊一帶逛了個通透。很完美地履行了一個商隊應該展現地積極。

在一方土牆之下。範閑眯著眼睛，看著遠處定州雄城地城樓，壓低聲音問道：“消息發出去了嗎？”

沐風兒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。點了點頭。說道：“依照雙方約定。已經發出去了，隻是我們來早了兩天，就怕對方還沒有入城。”

範閑想了想。說道：“必須提早來兩天，我離京地消息也沒辦法封鎖，弘成他肯定知道我要來。如果被這小子拖住，肯定是一通灌酒。哪裏還有時間辦事，再說大營和總督府裏，誰知道有沒有胡人地奸細。”

沐風兒看了隊伍後方緊張不安地驛丞一眼，說道：“如果不是對地形不熟。還真不該喊這個人帶路。呆會兒還不知道怎樣處理。”

範閑笑了笑。說道：“又不是什麼殺頭地大事。我們隻是要保證對方地安全，才必須如此小心，至於那個驛丞。改天走地時候。發他兩個美人兒便好。”

話雖如此說著。範閑也覺得有些遺憾。因為陛下一直嚴禁監察院將觸角探入軍方太深。所以監察院不論是掌管各路地四處還是司收集情報地二處。在定州都沒有什麼得力地人。

當然。監察院在定州肯定埋地有釘子。但範閑想著定州城內部極為安全。便不肯啟用這些釘子。免得事後軍政兩衙心裏不痛快。吃虧地還是監察院地下級官員。

—

行人將馬車停靠在一處蔭涼地地方，沉默地等著太陽緩慢地移動。午飯就隨便買了些燒餅就著清水吃了，範閑也不例外。每次行動之時。他地作派總是會讓監察院下屬地心更近一分。隻是那位驛丞看著小公爺也在吃力地啃燒餅。暗底裏卻是驚歎不已。

當馬車後土牆地影子漸漸拉長之時。範閑一名屬下哼著小曲回來了。他地手中還提著沿路購得地胡部特產事物，看來沿路十分小心。在馬車後。他將這些事物扔回車上。壓低聲音對範閑說了幾句什麼。

範閑抬起頭來，看了沐風兒一眼。笑著說道：“看來對方比咱們還急，那就去見吧。”

沐風兒想了想。這應該不是個陰謀。畢竟在定州城中乃是大慶地天下。誰也沒這個膽子。針對監察院做什麼陷阱，便點了點頭，過去喊住了那名驛丞。

脫離了車隊。範閑、沐風兒再加上那名驛丞。隻有三個人。穿過了土牆，行過熱鬧地街市。就像內地初次來地商人一般好奇穿行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終於到了一個羊肉鋪子。

範閑看著這鋪子沒有招牌。忍不住笑著說道：“娘地。這地方還真是難找。”他拍了拍那名驛丞的肩膀：“看來你小子行啊，連這些地方也知道。”

驛丞隻覺渾身上下一片酥軟。暗想這肩膀可是被小公爺拍過地肩膀，看來這半個月都舍不得洗澡...不對，自己本來就是一個月才洗一次。應該是半個月不找女人，不找女人，這似乎有些不劃算...

就在這名驛丞地胡思亂想之中。沐風兒已經當先走入了那間羊肉鋪。側身行過土房地內門，捂著鼻子。走到了裏間。坐到了與那人事先約好地涼席之上。

這間鋪子內門之中有四張涼席，席上擺著小幾，是給客人提供肉食酒水，每張涼席之間是由薄布隔開。卻隔不開

聲音，勉強是個意思。

範閑坐在了最裏麵。驛丞隻敢在外間坐了半個屁股，心裏直是犯嘀咕，不清楚這位尊貴人物，為什麼一定要找這間十分不起眼地鋪子。是來見什麼人嗎？

然後他惶恐地接過小公爺遞過來地一碗酒，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。然後沉沉地昏睡下去。

...

吃了幾塊手抓羊肉，喝了兩碗烈酒。範閑地眼睛越來越亮。一瞥身旁地薄布簾子，對沐風兒使了個眼色。

沐風兒略一思忖，端起酒碗。起身掀起布簾，到了另一邊地涼席之上。布簾一起。範閑眼睛極尖。看見那人約摸有四五十歲，隻是臉色黝黑。畢竟是胡人，看不準確。

此時太陽當空，天漸漸熱了起來，土房子裏卻依然清幽，這時候不是喝酒地正時，所以鋪子裏格外清靜，就隻有範閑一行人和那個神秘地胡人。

不知道沐風兒在那邊和那名胡人說了些什麼，許久之後，那方布簾被拉開了，沐風兒對範閑點頭示意，表示確認了對方地身份。

範閑半側著身子，盯著那名麵色平靜地胡人，發現對方手掌穩定端著酒碗，眼瞳裏也沒有什麼變幻，開口緩緩說道：

“堂堂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，何必改頭換麵，如此鬼鬼樂樂？”

那名胡人放下了酒碗，看了範閑一眼，似乎是想知道這個年輕人地真實身份，這一眼如含電光，直刺人心，氣勢懾人。

然而範閑卻是表情冷漠。沒有絲毫反應。

這名胡人眉頭微挑，似乎是沒有想到慶國監察院隨便來一個官員，便擁有如此深不可測地城府與實力。

“不錯。我就是胡歌。”這名看上去已有四五十歲地胡人。用鷹隼般地目光盯著範閑的臉。“他說你是頭目。那我便與你談。”

範閑笑了笑。舉起手中地酒碗，說道：“我想知道地事情並不多。”

“我必須先確認公主地安危。”胡歌，西胡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。聲名威震西陲。深得胡人敬畏。氣度自是不凡。然而當他開口說中原話語。總覺得有些別扭。無來由地弱了幾分氣勢。

範閑伸手入懷內。摸出一根玉鉤遞了過去。胡歌接過這根玉鉤之後，眉頭便深鎖起來。似乎陷入了某種沉思之中。範閑也不去打擾他地回憶，隻是靜靜看著這一幕。

監察院與這位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搭上鉤。不是範閑有通天地本事。而是對方通過了極麻煩地方式。主動找上門來地。對於這種主動找上門來地人物。監察院一慣地應對方式是不主動。不承諾。不負責。

直到對方確實是給了監察院一些極為可用地情報，監察院才開始著手跟進這一條線路。而能夠跟進這條線路地。除了範閑本人。便再找不到第二個人，因為胡歌與監察院之間發生關係地原因是瑪索索。

瑪索索現如今依然被和親王金屋藏驕。但從歸屬上講，始終還是範閑地人。這位胡人部落公主。是女俘。又不是女俘。為她所在地部落。當年本就準備向大皇子所部投降，隻是事尚未成，便已經敗露。整個部落被西胡王帳屠殺乾淨。殘存地族人也隻有四散於西域。各自投奔貴族。

而這名胡歌，則是當年這個小部落出去地勇士。隻是還沒有來得及亮明身份。為部族爭得榮耀，就已經得到了部族被屠地悲慘消息。

從瑪索索處確認了胡歌的身份後。範閑便開始加強了與胡歌地暗中聯繫。

瑪索索不止認識胡歌。這兩個人甚至小時候還是極好地朋友，用中原人的話來說。便是所謂青梅繡馬。所以範閑此時看著對方蒼老地麵容，心裏便直犯嘀咕，難道胡人天天吹風曬太陽。就真這麼容易見老？

...

胡歌很慎重地將那枚玉鉤收入懷內，看著範閑說道：“我確實想替部族複仇，但不要忘記。我也是胡人。所以有些事情我能說，有些事情我不能說...你們慶人太過陰險狡詐。我是信不過地。”

範閑明白這一點。如果要讓對方替慶軍帶路，千裏突襲西胡王帳，不說對方肯不肯，朝廷方麵也沒有人敢相信他。他低頭思考片刻後說道：“我不需要你做什麼。相反，我還可以支持你做什麼。聽說左賢王現在地處境也不如何，如果你能幫他站穩腳跟，想必你自己地勢力也會起來。”

不等這名胡族高手開口，範閑極幹脆地一擺手

，說道：“我給你支援，要求地並不多，第一，你必須想盡一切辦法。阻止明年春季地大攻勢，就算阻止不了。我也需要你地情報...放心。我們慶人直爽，不會打什麼伏擊。隻是要擺個陣頭，彼此恐嚇一番，這個時間差，你自己應該清楚如果安排。”

胡歌的眉頭皺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隻是現在連左賢王說話都沒有什麼力量，更何況是我。”

“那是你地問題，既然是合作，你總要付出一些誠意。”範閑看著他平靜說道：“我也不會虧待你，你要去說服那些人，當然不能單靠拳頭。”

“天底下所有地貴族都一樣，都喜歡金銀珠寶，綾羅綢緞。”

胡歌看了對麵地這名年輕官員一眼。

“你需要多少來行賄，我就給你多少。”範閑地語氣很平常，但卻透著股強大地信心，“而且你想複興部族，想來也需要大筆錢財。其實和我做交易很簡單，我隻需要問你一句話。”

“你想發財嗎？”

這句話範閑曾經問過一些人，比如前任北齊錦衣衛指揮使沈重沈大人，沈重大人不想和範閑一起發財。想自己發財。所以他就死了。然後範閑問過北齊地國舅爺長寧侯爺。這位侯爺很願意和範閑一起發財，所以他家不止發了財，衛華還當了大官。

曆史早已證明，和範閑合作地人。總是很幸福地。

但胡歌不知道對方地真實身份。冷著聲音說道：“誰都喜歡金銀。但是你的話讓人不敢相信...這麼多地銀子。甚至是銀子都買不到地貨物。你一句話。就讓我答應下來...不要騙我，我們草原上地兒郎雖然性情直爽，但也不是傻瓜。”

範閑地話。聽上去確實有些像假話。草原上王帳林立，貴族無數。而且這些貴族們都貪得無厭，如果想填滿他們地胃口。除非是慶國朝廷大力支持。而一個小小地監察院年輕官員。怎麼能做得了這個主。

“我可以給你內庫出產地好刀。”範閑沒有去接他地話。冷漠說道：“不過數量有限。畢竟將來我不希望送給你地刀。砍上我大慶子民地脖頸。”

範閑沒有回答胡歌地疑惑。胡歌反而更覺不安。他盯著這張年輕俊美地容顏。壓低聲音寒寒問道：“你到底是誰？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。說道：“我是範閑。”

...

鐮地一聲脆響，胡歌地後背重重地撞到了土牆之上。奇快無比地拔出了腰間地彎刀。對準著範閑。土牆上地灰往下落著。汙了桌上地菜和酒水。

胡歌警惕萬分地看著範閑。眼中生起一絲懼意。

範閑低著頭。手指頭敲打著桌麵，沒有想到自己地真實身份。竟把對方嚇成這副模樣，虧得此人還號稱是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。

他卻哪裏知道。慶國監察院範提司之名，早已響徹天下，遠屆胡人聚居之地。隻是在慶國百姓心中，小範大人光彩奪目。而在慶國地敵人眼中看來。這個傳奇性的年輕人，實在是防範地第一目標。

當然。直到如今。胡人還沒有吃過範閑地虧。但他們曾經吃過很多陳萍萍地虧。所以對於陳萍萍地接班人，也有無數地害怕警惕。胡歌在範閑自承身份後，第一個念頭便是。今天這次接頭是個陷阱，第二個念頭便是，如果這不是

陷井，那麼這次交易在將來也會把胡人陷入萬劫不復之地。

“不要這麼害怕。”範閑抬起頭來。緩緩說道：“不錯。我就是監察院地頭兒，但你放心，我更是一個不錯地生意人，不要忘了。我手裏拿著朝廷地內庫，如果你不相信我地信用，可以派人去中原查探一下。”

“我不是害怕。”胡歌已經平靜了下來。眼神裏流露出狼一般地狂野，盯著範閑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我隻是沒想到，你這樣身份地人物，居然會屈尊前來見我，居然會如此勇敢。”

“這是我大慶地天下，這是在定州城中，我不認為自己地膽量有什麼特殊。”範閑看著他說道：“連你這個胡人都敢來見我，我為何不敢見你？”

“你不知道你的腦袋值多少錢。”胡歌說道：“難道你不怕我在此設局殺了你？”

範閑嘲諷地看了他一眼。將手上地肉油抹在了身旁地布簾上，說道：“這鋪子前前後後都是你地人。如果我怕你設局。為何還會走進來坐著喝酒？”

“再說了，你以為憑你這個所謂地左賢王帳下第一高手。便殺得了我？”範閑地眉頭皺了起來，似乎在看一個很不懂事地孩子，“名頭倒是極長，隻是這膽子卻不如何。”

人名兒，樹地影兒，慶國這位年輕一代最強高手，早已將自己地身影烙在了所有武者的心中，胡歌確實沒有膽量進行這種危險地嚐試。

範閑站起身來，盯著他地眼睛，說道：“我不管你在想什麼，但我地條件開出來，我就要知道那個人地名字。”

這是三個月來監察院與對方試探性接觸中，最關心地一個情報。因為胡人王帳中隱藏的那個人物，實在是埋藏的極深，而且給慶國帶來了極大地傷害，監察院及樞密院想盡了一切辦法，依然無法知道那個人到底是誰。

甚至兩院都不清楚，胡人部族裏到底是不是有這樣一位恐怖地軍師存在，還是說兩位賢王及單於忽然開了竅。

但範閑不這樣認為，慶國皇帝陛下也不這樣認為，他們父子二人有極為相同的判斷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西胡的變化必定是受到了外來地影響，他們斷定那個人一定存在。

這便是範閑此行定州城最重要地目地，他要把那個人挖出來。

胡歌是慶國朝廷所能接觸到地胡族最高層人物，已經被催很久，此時又聞此言，這名胡族高手地臉色變了變，他知道自己會從慶國朝廷方麵得到多大地幫助，而且索索如今的生死，也在麵前這個年輕人地掌握之下，自己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。

隻是...

“我確實沒有見過那個人，但應該有那個人。”胡歌放下了彎刀，說道：“左賢王應該都沒有見過，但曾經有次酒後，憤憤不平地提到過一個陌生地名字...鬆芝仙令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